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
##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戰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韓彥直衝營

詩曰：年少英雄膽氣豪，腰懸囊鞬臂烏號。衝鋒獨斬單于首，腥血淋漓污寶刀。

話說岳雲拍馬下山，一直衝至粘罕營前，大喝一聲：「小將軍來踹營了！」擺動那雙錘，猶如雪花亂舞，打進番營。小番慌忙報知粘罕，粘罕聞報，即提著生銅棍，腰繫流星錘，上馬來迎敵，正遇著公子，喝聲：「小南蠻慢來！」捺下生銅棍，舉起流星錘，一錘打去。岳雲看得親切，左手爛銀錘當的一架，錘碰錘，真似流星趕月；右手一錘，正中粘罕左臂。粘罕叫聲：「啊喲，不好！」負著痛，回馬便走。公子也不去追趕，殺出番營，竟奔金門鎮而來！

不一日，到了傅總兵衙門，旗牌通報進去。總兵即請公子到內堂相見，公子送過文書，總兵看了，便道：「屈留公子明日起身，待本鎮一面各處調兵遣將，即日來保駕便了。」當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日早堂，傅總兵先送公子起身，隨即往校場整點人馬。忽聽見營門外喧嚷，軍士稟道：「外面有一花子要進來觀看，小的們攔他，他就亂打，故此喧嚷。」傅爺道：「拿他進來！」眾軍士將花子拿進跪下。傅光低頭觀看，見他生得身材長大，相貌兇惡，便問：「你為何在營外嚷鬧？」花子道：「小的怎敢嚷鬧，指望進來看看老爺定那個做先鋒，軍士不許小人進來，故此爭論。」

傅爺道：「你既然要進來看，必定也有些力氣。」花子道：「力氣卻有些。」傅爺又問：「你既有些力氣，可會些武藝麼？」花子道：「武藝也略知一二。」傅爺就吩咐左右：「取我的大刀來與他使。」花子接刀在手，舞動如飛，刀法精通。傅爺看了，問道：「我這口大刀有五口餘斤，他使動如風，卻也好力氣！」那花子把刀舞完道：「小人舞刀已完。」傅爺大喜，問道：「你叫甚名字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乃是平西王狄青之後，名叫狄雷。」傅光道：「本鎮看你武藝高強，就命你做個先鋒。待有功之日，另行陞賞。」狄雷謝了傅爺。傅爺挑選人馬已畢，擇日起行，到牛頭山救駕，不提。

且說那粘罕幾乎被岳雲傷了性命，敗回帳中坐定，對眾將說：「岳南蠻的兒子如此厲害，想必元帥薛禮花豹已被他傷了性命。」忽有小番道：「二殿下完顏金彈子到，在營外候令。」粘罕大喜，就喚進來，同來見兀朮。完顏金彈子進帳，見了各位狼主。你道那殿下是誰？乃是粘罕第二個兒子，使兩柄鐵錘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金彈子道：「老王爺時常記念，為何不拿了那岳南蠻，捉了康王，早定中原？」兀朮把岳飛兵將厲害，一時難擒的話說了一遍。金彈子道：「叔爺爺，今日尚早，待臣兒去拿了岳南蠻回來，再吃酒飯罷！」兀朮心中暗想道：「他也不曉得岳飛兵將的厲害，且叫他去走走也好。」兀朮就令殿下帶兵去山前討戰。

山上軍士報與元帥，元帥道：「誰敢迎敵？」牛皋應聲道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元帥道：「須要小心！」牛皋上馬提錘，奔下山來，大叫道：「番奴快通名來，功勞簿上好記你的名字。」金彈子道：「某乃金國二殿下完顏金彈子是也！」牛皋道：「那怕你鐵彈子，也要打你做肉彈子。」舉錘便打。那金彈子把錘架開錘，一連三四錘，打得牛皋兩臂酸麻，抵擋不住，叫聲：「好家伙，贏不得你。」轉身飛奔上山來。到帳前下馬，見了元帥，道：「這番奴是新來的，力大錘重，末將招架不住，敗回繳令，多多有罪！」

祇見探子稟道：「啟上元帥，番將在山下討戰，說必要元帥親自出馬，請令定奪。」岳爺道：「嚇！既然如此，待本帥去看看這小番，怎生樣的厲害。」就出營上馬，一班眾將齊齊的保了元帥，來至半山裡，觀看那金彈子怎生模樣，但見：

鑢鐵盔，烏雲蕩漾；駝皮甲，砌就龍鱗。相貌希奇，如同黑獅子搖頭；身材雄壯，渾似狼狽擺尾。雙錘舞動，錯認李元霸重生；匹馬咆哮，卻像黑麒麟出現。

真個是：

番邦產就喪門煞，中國初來白虎神。

那金彈子在山下，手掄雙錘，大聲喊叫。元帥道：「那位將軍去會戰？」祇見余化龍道：「待末將去拿他。」元帥道：「須要小心！」余化龍一馬衝下山來。金彈子道：「來的南蠻是誰？」余化龍答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大將余化龍是也！」金彈子道：「不要走，照錘罷！」舉錘便打，兩馬相交，戰有數個回合，余化龍戰不過，祇得敗上山去。當時惱了董先，大怒道：「看末將去拿他！」拍馬持鎗，飛跑下山來，與金彈子相對。兩邊各通姓名，拍開戰馬，錘鎗相交，斗有七八個回合，董先也招架不住，把鎗虛擺一擺，飛馬敗上山去。旁邊惱了何元慶，大怒道：「待末將去擒這小番來！」催開戰馬，提著斗大雙錘，一馬衝下山來。金彈子看見，大喝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何元慶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何元慶便是。特來拿你這小番，不要走，照老爺的錘罷！」金彈子想著：「這個南蠻也是用錘的，與我一般兵器，試他一試看。」舉錘相迎。錘來錘架，錘打錘當。但見：

戰鼓齊鳴，三軍吶喊。兩馬如游龍戲水，四錘似霹靂轟山。金彈子，拚命衝鋒圖社稷；何元慶，捨身苦戰定華夷。宋朝將士，攪支支咬碎日中牙；金國平章，光油油睜圓眉下眼。你看那兩員勇將，揚塵播土風雲變；這時節一對英雄，攬海翻江華岳搖。

直個是：

將遇良材無勝敗，棋逢敵手怎輸贏？二人大戰有二口餘個回合，何元慶力怯，抵擋不住，祇得往山上敗走。番兵報與兀朮。兀朮大喜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個王兒連敗南蠻，不要力怯了，待他明日再戰罷！」傳令鳴金收兵。金彈子來至營前下馬，進了牛皮帳，來見兀朮，道：「臣兒正要拿岳南蠻，王叔為何收兵？」兀朮道：「恐王侄一路遠來，鞍馬勞頓，故令王侄回營安歇，明日再去拿他未遲。」金彈子謝了恩，兀朮就留他飲酒，酒席之間，說起小南蠻岳雲驍勇非常，金彈子道：「明日臣兒出陣去，決要拿他。」

再說岳元帥回營，傳令各山口上用心把守：「如今番營內有了這個小番奴，恐他上山來劫寨。」到了次日，兀朮命金彈子帶兵至山前討戰。守山軍士報與元帥。元帥命張憲領下山，與金彈子會戰。金彈子叫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張憲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小將軍張憲。奉元帥將令，特來拿你，不要走！」把手中槍一起，望心窩裡便刺。金彈子舉錘相迎，心中想道：「怪不得四王叔說這些南蠻了得，我須要用心與他戰。」把錘一舉打來，張憲挺槍來迎。

一個槍刺去，如大蟒翻江；一個錘打來，如猛虎離山。那張憲的槍口厲害，這殿下的錘蓋世無雙。二人在山下大戰有四口餘合，張憲看着力怯，祇得敗回山上，來見元帥。元帥無奈，令將「免戰牌」掛出。金彈子不准免戰，祇是喊罵，岳爺祇得連掛七道「免戰牌」。兀朮聞報，差小番請殿下回營。金彈子進帳見了兀朮，把戰敗張憲之事說了一遍。兀朮大喜道：「祇要拿了這小南蠻，就好搶山了。」次日，兀朮又同金彈子去看「鐵華車」，真個是口分歡喜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岳雲往金門鎮轉來，將近番營，推開戰馬，擺著雙錘，打進粘罕營中，撞著錘的就沒命，旁若無人。這公子左衝右突，那番兵東躲西逃，直殺透番營，來至半山之中，忽見掛著七道「免戰牌」，暗想道：「這也奇了！吾進出皆無勇將抵擋，怎麼將『免戰牌』高掛？想是那怕事的瞞了爹爹，偷掛在此的，豈不辱沒了我岳家的體面！」當下大怒，把牌都打得粉碎！元帥正坐帳中納悶，忽見傳宣來報道：「公子候令。」岳爺道：「令進來。」岳雲進帳跪下道：「孩兒奉令到金門鎮，見過傅總兵，有本章請聖上之安，即日起兵來也。」元帥接了本章。岳雲稟道：「孩兒上山時，見掛著七面『免戰牌』，不知是何人瞞著爹爹，壞我岳家體面，孩兒已經打碎。望爹爹查出掛牌之人，以正軍法。」

元帥大喝道：「好逆子！吾令行天下，誰敢不遵！這牌是我軍令所掛，你敢打碎，違吾軍令！」叫左右：「綁去砍了！」眾將一齊上前道：「公子年輕性急，故犯此令，求元帥恕他初次。」元帥道：「眾位將軍，我自己的兒子尚不能正法，怎能服百萬之眾？」眾將不語。

牛皋道：「末將有一言告稟。」元帥道：「將軍有何言語？」牛皋道：「元帥掛『免戰牌』，原為那金彈子驍勇，無人敵得他

過耳。公子年輕，不知軍法，故將牌打碎，若將公子斬首，一則失了父子之情；二則兀朮未擒，先斬大將，於軍不利；三來若使外人曉得是打碎了『免戰牌』，殺了兒子，豈不被他們笑話！不若令公子開兵，與金彈子交戰，若然得勝回來，將功折罪；若殺敗了，再正軍法未遲。」岳爺道：「你肯保他麼？」牛皋道：「未將願保。」元帥道：「寫保狀來！」牛皋道：「我是不會寫的，煩湯懷哥代寫罷了。」湯懷就替他寫了保狀，牛皋自己畫了花押，送與元帥。元帥收了保狀，吩咐放了岳雲的綁，就令牛皋帶領岳雲去對敵。

牛皋領令出來，祇見探子進營報事。牛皋忙問：「你報何事？」探子說道：「有完顏金彈子討戰，要去報上元帥。」牛皋道：「如此你去報罷。」牛皋道：「侄兒，我教你一個法兒，今日與金彈子交戰，若得勝了，不必說；倘若輸了，你竟打出番營，逃回家去見太太，自然無事了。」岳雲點頭稱謝。叔侄一齊上馬，來山同前。

岳雲一馬衝下山來，金彈子大喝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公子道：「我乃岳元帥公子岳雲是也。」金彈子道：「某家正要擒你，不要走！」舉錘便打，岳雲提錘便迎。一個爛銀錘擺動，銀光遍體；一個渾鐵錘舞起，黑氣迷空。二人戰有四〇多個回合，不分勝敗。岳雲暗想：「怪不得爹爹掛了『免戰牌』，這小番果然厲害！」又戰到八〇餘合，漸漸招架不住。牛皋看見，心中著了急，大叫一聲：「我侄兒不要放走了他！」那金彈子祇道是後邊兀朮叫他，回頭觀看，早被公子一錘打中肩膀，翻身落馬。岳雲拔劍上前取了首級，回山來見元帥繳令。岳爺就赦了岳雲，令將首級在營前號令。

那邊番將，祇搶得一個沒頭屍首回營。眾王子見了，俱各放聲大哭。兀朮命雕匠雕個木人頭湊上，用棺木成殮，差人送回本國去了。兀朮對軍師哈迷蚩道：「軍師！倘若宋朝各處兵馬齊到，怎生迎敵！」軍師道：「臣已計窮力盡，祇好整兵與他決一死戰。」兀朮嘿然不語，在營纳闷。且按下慢表。

如今要說到那韓世忠與夫人梁氏，公子韓尚德、韓彥直，在汝南征服了曹成、曹亮、賀武、解雲等，收了降兵〇萬，由水路開船下來。到了漢陽，將兵船泊住。那漢陽離牛頭山，祇有五六〇里地面。韓元帥與夫人商議，欲往牛頭山保駕，梁夫人道：「相公何不先差人上山，報知岳元帥，奏聞天子？若要我們保駕，便發兵前去；若叫我們屯紮他處，便下營屯紮，何如？」韓爺道：「夫人之言，甚為有理。」就寫了本章，並寫了一封書，封好停當，便問：「誰敢上牛頭山去走一遭？」當有二公子韓彥直，年方一〇六歲，使一杆虎頭槍，勇不可當，遂上前領差說：「孩兒願去。」元帥便將本章、書信交與公子，吩咐：「到岳爺跟前，須要小心相見。」公子領令上岸，坐馬望牛頭山來。

行有二〇餘里，祇見一員將官敗奔下來。看見了公子，便叫聲：「小哥！快些轉去，後面有番兵殺來了！」韓公子笑了一笑，尚未開言，那粘罕已到跟前。公子把槍一搖，當心就刺；粘罕舉棍一架，覺得沉重。被公子耍耍一連幾槍，粘罕招架不住，正要逃走，被公子大喝一聲，祇一槍挑下馬來，取了首級。

那位將官下馬來，走至公子馬前，深深打了一躬道：「多蒙小將軍救了我性命！請問貴姓大名？」公子道：「小將還未曾請教得老將軍尊姓大名，因何被他趕來？」那位將官道：「我乃藕塘關總兵，姓金名節。奉岳元帥將令，來此保駕。到了番營門首，遇著這番將，不肯放我過去。戰他不過，逃敗下來。幸得遇見將軍，不然性命休矣！」公子聽了連忙下馬道：「原來是總爺，多多有罪了！」金總兵道：「將軍何出此言！幸乞通名。」公子道：「家爺乃兩狼關元帥，家母都督府梁夫人，末將排行第二，喚名韓彥直的便是。奉令上牛頭山去見岳元帥，不想得遇總爺。」金節道：「原來是韓公子，失敬了！本鎮被金兵殺敗，無顏去朝見天子。有請安本章一道，並有家信一封與舍親牛皋的，拜煩公子帶去，本鎮且紮營在此候旨，未知允否？」公子道：「順便之事，有何不可？」金節遂將本章、家信交與公子。公子藏在身邊，把粘罕的首級掛在腰間，又對金節道：「番奴這匹馬甚好，總爺何不收為坐騎？」金爺道：「正有此意。」遂將坐騎換了。二人一同行至三叉路口，金節道：「前面將近牛頭山了，俱有番營紮住，請公子小心過去！」二人分別。金節自遠遠紮住營盤候旨，不提。

單說韓二公子卻一馬衝進番營。有詩曰：躍馬揚威立大功，一朝疾掃虜塵空。封侯萬里男兒志，願取天山早掛弓。不知韓公子過得番營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